

世界日報

國力月刊

世界

本期目錄

短評

總裁思想之出發點……………谷秀千

新戰國與國際戰爭之外交運用……………錢某博

民國前一年的廣州革命之役……………周邦式

科學的世界觀(續)……………劉佛年

與青年學生論兵役……………唐智

詩壇……………黃靈根等

祖父……………戴聰順

戰前的星期日……………長風譯

樸素的靈魂……………燒荒

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國力月刊社發行

世界日報

青年運動的新階段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四月十九圓滿閉幕。這一次的集會，有很多極有價值的議案，其所發表的宣言，尤指示青年以立身報國的途徑。中國的青年運動，從此又進入了一个新階段了。

在這抗戰方雷，建國伊始，內外環境艱困重重的今天，民族生命與歷史文化之絕續存亡，間不容髮，全國青年所負的責任，實在比任何人都來得重大。今日青年惟一的對策，便是澈底認識三民主義的真理。從真理決定信仰，由信仰滋生力量，以這種力量來完全我們青年推進歷史的時代使命。

奉行三民主義既是青年當然的職責，而要得到最大的效果，便要依靠着團體的力量。因為有團結才有生存，散漫只有滅亡。所以每個現時代的青年都要一致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組織代散漫，以團體代個人，以整齊一致的互助合作的集體行動代遊離孤立一盤散沙的現象，這樣才能求得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至於目前青年急要的具體的工作，總裁已刻切的訓示我們，在培養極端需要的基本人才，即共同努力於國防、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並期造成三合一的新國家。

今日的青年運動，的確已踏上了一个新階段，每一個青年切實記取「言忠信，行篤敬」兩句格言，作為一切生活工作行動的準繩，這是總裁的訓示，也是全國人民所一致期望的。(竹)

北非戰爭告捷後

連日北非盟軍的捷報，雪片飛來，同盟各國，無不拍手稱慶。但德美兩國的困乏軍隊，尚在負隅頑抗，盟軍還應以除惡務

盡的手段加緊掃蕩，使之片甲不回。

在北非捷音洋溢之際，我們對於盟國今後之措施，願提供幾點意見：其一、應切實了解「戰爭不可分」的原則，軍事的行動，不可只專顧歐洲而不顧及亞洲，因此盟軍首應在西南太平洋大規模的第二戰場，以便擊潰日本。其二、對付墨德的責任，可全權交給蘇聯，只要美國能不斷的供給蘇聯以作戰必要的物資，相信德蘇的崩潰是不成問題的。其三、進攻東南亞，亦有必要，但此責任可交英國，我們相信英國單獨的力量足以辦此。

盟國倘能如此兼籌並顧，則最後的勝利一定可操左券，而且為期必在不遠。(松)

西班牙要斡旋和平嗎

正值盟軍肅清美軍敵軍，進攻南歐，急待開闢第二戰場之際，西班牙外長佐丹納忽於四月十七日發表：「西班牙準備與其他國家合作，迅速恢復世界和平，教廷及其他國家，於戰爭以外之國家，必能有助於和平之降臨，並合作起草重建世界之條約」之演說。無論西班牙是否真正希望和平，或由於軸心之唆使，因而出此，我們都表示反對。

西班牙近年來極境的艱難，誰都願予以同情，他希望和平，也是意中事，不過，西班牙應認清世界真正的和平，必須在完全解除軸心武裝的條件之下，始能獲得。西班牙要獲得此種真正的和平，只有立即加入盟國的一方面，共同對軸心作戰，空口說白話，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如果西班牙是受軸心的唆使而斡旋和平，想藉此察察聯盟國向軸心的進攻，則更屬不智之舉。因為盟國早已決定非軸心無條件投降，戰事是決不中止的；而因此遠望盟國的厭惡，對於西班牙的前途，更有百弊而無一利。(梅)

總裁思想之出發點

谷秀千

總理繼承中國道統，而總裁繼承總理，故其思想，亦淵源於中國道統。故總裁思想之出發點，曰「仁」，曰「誠」。曰「行」；前二者完全淵源於中國固有之聖哲思想，而後者則部分淵源於總理遺教，茲分別說明於後：

一、仁

孔子之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所謂一貫者何？古今之疑說紛紛。今舉其大要，蓋夫子之道，即「仁」而已。當時以無過不及不偏不倚稱曰中庸，申言之，則一貫之道，其內容為「仁」，其形式為「中庸」，仁與中庸，非二物也，唯其所見者異，故異其名耳。博文約禮，所以達到仁之方法也。即仁為修己之標的，而博約為修己之方法也。允執厥中之「中」，為舜之傳心訣，洪範，周易等皆無不重視此中道。孔子之說中庸，即祖述之，然不止於形式，且進而道破其內容，而稱之曰仁，以明修己之標的，此屬孔子之創見。

吾人既知「仁」為孔道之中心，更應知總理對於仁之重視。
●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演講中明白訓示「智」「仁」「勇」為救國救民所必備之革命精神，而其中實以「仁」為中心。總理云：「三民主義即仁之所由表現」。又云：「救國之道，在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又云「舍仁以救國，志士之仁也。」可見智、仁、勇三者之中，以仁為最重要，亦可見總理之重視仁，實為繼承先賢以至孔孟而中絕之仁義道德思想。
總理遺教，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的，所言所行，常本乎仁，

蓋亦淵源於中國固有之道統，觀於左列之言而益信。

總裁云：「總理革命功勳，全歸仁愛；離開仁愛，便無革命可言。」（二十四年九月十日在峨嵋軍訓團講）又云：「民生為宇宙大德的表現，仁愛為民生哲學的基礎，亦即革命的根本條件」

（同上）又云：「仁愛為接物之本」。是謂我們待人接物，應有博愛的精神。所謂「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以及「仁者以其所愛愛其所不愛」，都是待人接物的道理。」（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在峨嵋軍訓團講）

總裁講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云：「我們為學的目的和效用，可以說就是「濟世安民」四個字，也就是兼善天下的意思。」又云：「禮運篇中的意思就是：要我們發揚「民胞物與」的精神，努力「兼善天下」的工作，以完成「濟世安民」的事業，而實現「天下為公」的大道。」（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在昆明光華體育場對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講）

二、誠

「何謂「誠」？誠即忠信，易曰：「忠信所以為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是盡於中者，信是行於外者。二者相為表裏，猶如水之隨行。心無不盡謂之忠，言與行無不實謂之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

「大學中庸二書最緊要即是誠意。誠乃人才本性，亦即所謂良知。王陽明所謂致良知，只是誠其工夫。誠乃天理流行，立誠即是精神修養。欲誠其若明，欲明其若知。故曰知至而意誠」

意誠，誠意之極，便是至善。

「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但人心實有此理。誠於中必形於外。因自人性本源而來，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故曰至誠無息。君子所以能成人者，只有誠字，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積其誠意，庶幾感通，誠者積於中者愈厚，則感通於外者亦愈深。程伊川謂之天地間只是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其事。不能動人，只是不誠。」（張其昀釋誠意）

誠之意義既明，進而研究 總裁言行，則知「誠」不僅為總裁思想之出發點，且為一切言行之中心。

實地之校訓「親愛精誠」 總理所手訂者也。總裁自主持該校以來，時時以此勉勵同學，在實地第三期同學錄序文中所言最為詳盡。在該文結語中云：「其夫「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可須臾離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則「親」，誠則「愛」，誠則「精」，而誠則成矣……」。

總裁云：「偉大的人格，至誠的感召，比任何力量為大，為不可力抗。」（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漢口勸匪總隊對湖北各縣長講）又云：「至誠為「練」「守」「戰」之根本精神」（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席廬山軍官訓練團升旗典禮訓辭）又云：「我們要每一思想，每一言行，必須根於善念，發於誠心，慎所獨處，造次勿離，要知道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由此誠心所生，都靠此誠心維繫，如果一念不誠，則萬物皆假，一切皆歸於虛無。」（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在中央念紀演講）

戴季陶先生云：「總理一生閱人多少，為甚麼到得晚年，獨從奉乘當中，認出一個 蔣先生，用盡平生之力，扶植提攜，保育鼓勵，使他得成就近十年中的大事業。為甚麼斷然把黨國的重

任，獨放在 蔣先生的肩頭上？ 總裁的眼中，到底看見了甚麼

……：總理眼中看出的，明明就是一個至善至誠，行忠行孝的 蔣先生！只這至誠，是可以挑得起萬斤担子；只這忠孝，是可以托得住萬人的性命，負得起千萬年的歷史！在雷光石火中尋生，不是至誠不息的深漢，如何靠得住？我和 蔣先生二十多年患難相共，我所認識的 蔣先生只是如此。」（張治中：蔣先生之人格與修養序文）

試察戴先生之言及 總裁自撰「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之聯語，更足以證明其人格之偉大及修養工夫之深。

三、行

總理為欲糾正中國「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傳統觀念，因創立「知難行易」之學說， 總裁鑑於國人有「會而不誠，誠而不決，決而不行」之惡習，於是繼承「知難行易」之哲學，更致力於「力行哲學」之提倡。

總裁云：「今後救國的藥方，當然是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出入呢？這是在「致良知」之先，應該深切了解的。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學說，完全是我們注重「行」字。因為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透了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辭章，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 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來醫治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總裁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們要聽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祇要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尋求，而知難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與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我們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本着自己的良知，照着我們「總裁的知難行易的事說去做，這樣才可以完成革命。」（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在同篇講詞中，總裁更深切昭示吾人云：「古今來宇宙之間祇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又云：「研究「致良知」須注意「致」字，「致」就是實行。」

總裁又說：「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最貫徹圓滿，吾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就自然奮鬥興起，驅勉不懈。明白了人生在宇宙的地位價值，而行乎其不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專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履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邁取，這

就是中庸所說的「一誠無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行的道理）

結語

總裁思想之出發點，析而言之雖可分為「仁」「誠」與「行」，若從整個思想體系言之則「仁」為行之目的，「誠」為行之原動力，三者實不可截然劃分，茲再引 總裁自己所言，以資結論：

總裁云：「革命的動機是救人，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而不是害人。我們以革命與「力行」為天下倡，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風氣，恢復人類的本性，亦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仁愛的德性。」又云：「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知之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人生之誠，就是電子之熱，電子無熱，就不能生電力，沒有電力就不能生電光，如果人生沒有「熱誠」之誠，則智仁勇三德，也無從發生，無從表現。總之「誠」是行的原動力。」（行的道理）

寄衡山劉生兄弟集晦翁句三首

耀山

平生願學程夫子，住此知非小丈夫。誤子南來却空去，欄中消息定何如？

此心元自通天地，此境寧容未學知！試驗機存功熟後，歸來端的有餘師。

幾月高堂闕問安，盍將此意反而觀？詩書本說人間事，一理亭亭當當間。

新戰國與舊戰國國際戰爭之外交運用

錢基博

國際戰爭之外交運用，新戰國與舊戰國一也，而論之當今，按於國策，可得而論者有六焉：

(一) 戰略可以運用外交，而不可以外交繼縱戰略。以和輔戰，而毋以和妨戰；以戰得和，而毋以和為媾。說在張儀之說秦王，虞卿之說趙王也。秦以和而喪戰勝之功，趙不和而來秦使之媾。

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虜郢，取泗。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利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進，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不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進，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為民戰，盡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

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內攻修武，險羊腸，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齊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為魏矣。然則楚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魏不能獨立；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進，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畏秦之威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畏秦之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並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畏秦之力三矣！內者吾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田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此秦以和失勝，而荆魏趙則以和救敗；秦以和妨戰，而荆趙則以和輔戰也。

趙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曰：「不如予之！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

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國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愈韓魏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之言不辯，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攻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運於失六城。秦恃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貨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吾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運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斃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秦之心，而割秦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王必勿與！且臣曰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得王五城，並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勝之舉，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為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車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此秦亟勝而以媾趙和，趙不和而以來秦使，故曰「與秦為道」也。

(二) 勿以驟敗而過估敵人之方，自餒以媾和。須知我敗而兵固挫，敵勝而力亦罷。我苟不和，敵亦無力戰。說在虞卿之說趙王，孫臣之謂魏王，蘇秦之說齊閔王也。

趙策：秦攻趙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魏策：華陽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木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明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割者，段干木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地。夫欲割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秦，其勢必無魏矣！且夫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皆猶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鼻耶？欲食則食，欲操則操。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是何用智之不若鼻也！」魏曰：「善！」因案其行。

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為益弱。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賞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三) 列國兵爭，不能先人以制人於猝，莫若後人以承人之敵。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則與多而兵勁；後起而承人之敵，則力少而獲多；後起

而扶弱於危，則恩深而德大。說在蘇秦之說齊閔王，淳于髡之謂齊王，蘇代之謂趙惠王，陳軫之對秦王也。

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楚。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能寡也，兵必立也！語曰：騏驎之衰也，益馬先之。孟賁之權也，女子歸之。夫益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怨，則亡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無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勝燕，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割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齊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絕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而得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拮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食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秦策：齊舉兵伐楚。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不救便。」陳軫曰：「王不問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者，卞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

（四）兩國交兵而弱者乞援，不可不許，而不可急救。不許，則弱者知無救，必折而入於強以致怨於我。兵必及我，則是結弱之怨於此日，而承強之兵於日後也。急救，則弱之力未罷，而強之勢方張；弱者未能而禍紓，則德我不深；強者方張而與戰，則耗我必多；則是代人受兵，而大耗於我，無德於人也。不如急許救以繫弱之望，緩出兵以伺強之弊。說在田臣思之對田侯，景舍之謂楚王，陳軫之告楚王，臧子之憂荆王也。

齊策：兩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與齊未解，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趨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索而

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怨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而朝田侯。

楚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制趙必深矣；趙不能滅，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擊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勢，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自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雒陽之間。

韓策：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酌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做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陵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而具甲，秦韓並兵而攻，此秦所以順詞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做四費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歡；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做四費之國，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向韓！」韓王大悅，乃止。公仲，遂絕和於秦，秦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重。

宋策：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勤。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受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悅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重。

(五) 救人者毋代人受兵，而自蹈瑕以攻。說在段干綸之告田侯也。

齊策：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救趙孰與勿救？」段干綸曰：「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六) 兩國交兵，中立觀變，而蓄銳養士以兼弱強而圖其全勝。說在魏處之謂李向，趙利之告趙侯，犀首之謂梁王也。

齊策：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再之趙。出與助燕擊齊。蘇公使魏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歸，趙可取燕於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觀齊與燕戰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

趙策：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和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罷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南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

之！許之大動，彼將知君利之也，必與；君不如借之進而示之不得已！

魏策：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侍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驕也矣！」

凡有所陳，而按之今日大戰；日之侵我，德之侵蘇，英，常欲以戰媾和，以和輔戰；而中英蘇則不肯以和與媾，以和妨戰；則明乎第一策也。日人屢勝而和，我亟敗而勿許；日欲速戰速和以保勝，我則愈敗愈不和以固振；則明乎第二策也。反之，而希特勒不敗法人，德以榮譽之和平為餌，而法人棄甲則歸，遂為奴役以一戰不振，則失乎第二策也！德人先有事於波蘭以戰英法，而蘇聯與德訂約互不侵犯以戰英法，而已按兵以徐圖其後；則欲用第三策也。日之逼兵於我也，蘇聯顯以兵械資我，又以航空軍人參戰，若欲與我為援。而我國人以爲日必不免於交殺

也，則恃以與日戰；而蘇聯顯委蛇；日人怒於我之勤，而見蘇救之不足畏也，與我相持；而蘇按兵虎視，陰以罷日之力，而顯以示我為援；則明乎第四策也。日與我連兵，德與蘇斷戰；而英美亟聲援以救中蘇之抗戰；德應戰以罷日德之兵力；則欲用第四策也。英美不直以兵援蘇，而亟調歐洲第二戰備以阻德之援，則欲用第五策也。德者德人東出兵以攻波蘭；而英法為之聲援，不亟出兵援德人之虛，而拊德人之背；則欲用第四策而失於第五策，德人遂反兵而不可制也。列國紛爭，而土耳其中立以不參與於德，東修睦於蘇，北結盟於英，英供飛機，德亦資以火藥；則欲用第六策也。成敗利鈍，雖非遠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凡今之人，必問乎此，而后生列國交兵之世，不震不恐，從戎者以再接再厲，宴處者以有識有力，敗勿疑，勝勿矜也！書生而不能執兵以戰，可也！書生而為庸人之自援以不能策戰，吾恨之。吾尤恥之！

題張劍樵山水

隱士人家綠半灣，丹青描出水雲閒。焚香默對張德畫，不用開門也見山。

曹生文岑索書條幅會聞春雷感而有賦

劫 荆

春風嗚枯生，春色綺天地。春雷起龍蟄，胡塵却萬里。國家景命新，何無一國士。奮擊汚勿去，新命亦徒爾。大陸起龍蛇，力征從此始。丈夫不努力，得毋辜天譴。

春游

會金佛

閒看物色明東陌，蝶冶蜂饒柳粉飛。鬧鬧亂人厭蛙鼓，微微弄袖與春風。莫嫌卑濕能天碧，自接韻華一洗胸。客子多愁欲何遣，獨餘孤嘯夕陽中。

民國紀元前一年的廣州革命之役

周邦式講演
鄧克閻筆記

——在國師革命先烈紀念大會中的講演詞——

內容要點

- 1 革命諸役中最壯烈的一幕
- 2 事先的計劃和組織
- 3 失敗的五大原因
- 4 黨人和清軍激戰的實況
- 5 此役及於後來革命的影響
- 6 國父偉大人格與革命主義實為此役的最大原動力
- 7 革命先烈的遺聞軼事
- 8 我們應有的努力

民國紀元前一年的廣州革命之役，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十次革命運動中，是第十次。其前九次之舉義，固然沒有一次不壯烈，不驚天動地，也沒有一次不足以喚醒全國的人心，然而最壯烈，最驚天動地，最足以振奮全國人心，而為辛亥武昌起義的先驅的革命運動，則不能不首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殉難。

這一次的革命運動，事前本有精密的計劃和完備的組織。就計畫方面說，有幾個要點：第一、起事地點，定為廣州。最初黃興主張在雲南發動，（因庚戌廣州新軍革命失敗，黃頗懊喪，故欲棄粵而滇）而國父及胡漢民趙聲則以為雲南雖有可為，究不及廣州之重要。商議結果，卒決定以廣州為起事的地點。第二、革命武力，以廣州常備新軍為主幹，而輔以民軍。惟廣州新軍子彈，已於前一年（庚戌）元旦時變後，被清吏全部收繳，成爲有槍無彈的軍隊，且駐紮地點又在城外，故必先有死士數百人，在省內發難，破壞各重要文武官署，奪其軍械子彈，開城以導新軍入內，乃可爲完全佔領省會之計。因此就決定選擇黨人

五百人爲選鋒，担負發難的責任，並且作爲新軍及民軍的領導。其後並擴充選鋒爲八百人，分作十隊，由黃興、趙聲、徐維揚、胡夢生、陳炯明、梁起、黃俠毅、姚雨平、李文甫等分統之。第三、令順德惠州等區民軍，與省城同時並發，以爲響應。並令花縣民軍化裝入省，以資協助。第四、在省城預租房屋三十餘處，作爲集會辦事之所。而令彼此各不相知，以保秘密。并任旗界及其他地點分租房屋九處。預備臨時放火，以擾亂清軍軍心。第五、廣州得手後，即分全軍爲三部：一軍出湖南趨湖北。由黃興統之。因黃爲湘人，且曾在湖南辦華興會，同志甚多；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伯先）統之，因趙曾爲南京新軍統領，與新軍感情甚洽；一軍則留粵爲預備軍。俟克服南昌後，會師北上。第六、在上海、南京、漢口、長沙各地分設秘密革命機關，由居正、孫武、謝介信等分主其事。這些計畫，大部分都是國父和黃興、胡漢民、趙聲、鄧澤如、謝逸權、謝良牧等於這一次革命的頭一年（庚戌）十一月在檳榔嶼開會決定的。

在組織一方面，則設「統籌部」於香港，由黃興任部長，

越聲訓之。下設調度，儲備，交通，秘書，顧問，出納。總務。調查八科。以姚雨平為調度科長，掌運動新舊軍界；胡毅生為儲備科長，掌購械及運送；趙壁兼交通科長，掌交通江、浙、皖、鄂、湘、桂、滇、黔、閩、各次；胡漢民為秘書科長，掌文書宣佈；陳炯明為編制科長，掌軍隊編制；李海雲為出納科長，掌金錢收支；洪承點為總務科長，掌部內一切事務；羅煥揚為調查科長，掌謀報偵察。其餘各黨員，則分隸各科辦事。組織龐大。分工細密，儼然一政府規模。惟為保持秘密，免使一部分為清吏破獲。致牽動全局起見，故但令各盡職責。非職責內事，應各不相問，亦各不相告。

以當日計畫之周密，組織之完備。本可一舉而攻下廣州，早日促清廷之奔潰，而結果卒至失敗者，則有下列各種原因：(一)黨人在南洋籌募起事軍費時，早已為保皇黨所偵悉，而密告於兩廣總督張鳴岐，使張得預先防範。(二)革命黨人混生才於去年三月十日刺殺駐粵將軍孚琦，張亦被捕。於十七日就義，清吏因此戒備甚嚴，且不時向民間搜查，革命進行，遂受極大影響。(三)發難時期，初定為三月十五日，嗣以軍械款項，尚未到齊，不能不緩期發動。然而一再緩期，時而發出「緊急預備」的命令，時而又發出「暫緩動作」的命令，行動不免紛歧，步調不能齊一。實與係於二十五日由香港到達廣州，而省中革命機關，因新軍即將於四月初旬退伍，已定於二十八日舉事，實與預計尚有一卅軍械須二十九日始能運到分配，因又決定改於二十九日為發難的時期。這時香港的黨人及花縣的民軍已紛紛到省。(遷城的時候，或偽作嫁娶的儀式，以掩人耳目。)不意二十六七兩天，省中的黨人機關，已有被破獲的，而張鳴岐與水師提督李準又飛調在順德的防營二營回省佈防，令旅長河砲下城，並加發槍彈與警察。

日擬收繳新軍槍械。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胡毅生看情形不對，遂提議延期，陳炯明姚雨平等也贊成延期，曹與因籌款與集合人才不易，而黨人的名譽信用也須維持，願以一死拚李準，而謝海外同胞，但結果仍依眾議決定下展期命令，並令已到省的同黨陸續退部，免獲捕。禍。未到省的同黨不必來。乃命令發出未久，林時爽喻紀雲復向眾報告，說是警察局在四天以前，已奉到搜索黨人的命令，且夕必發，機關必破，將遭斃命，因此兩人極力主張集合三四十個同志，襲攻督署。已而陳炯明姚雨平等亦來言：「李準調來之防營二營，已由德德抵省，中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可乘機響應」。於是大家又決定仍於二十九日晚間十二時發難。

●後因情事急迫，不到下午五時，就發動了，以致河南及城外的黨軍都來不及召集，未敢輕動。起事的日期改來改去，不能依照一貫的計畫進行，也是這次革命失敗的一個大原因。(四)此次革命運動，原定分十路同時進攻，乃臨時改為五路，即：路攻督練公所(巡警教練所)，由陳炯明統之；一路攻飛來廣軍械局，並衝破小北門，延新軍入城，由姚雨平統之；一路守大南門，由胡毅生統之；一路攻督署，由曹與自統之。另一路則攻旗界，由李文甫統之。由十路改為五路，力量已嫌薄弱，而其中衝破小北門延入新軍之一路，又因臨時計畫變更，接濟新軍之少數槍械，未能達到新軍手中，致新軍無槍械子彈，不能動作。(五)這一次革命，本來已由陳炯明姚雨平等與防營的將領范秀山徐連勝羅紹雄溫帶等接洽妥當，由防營從大南門進城，直攻水師行會，槍奪李準，概以白毛巾纏臂為標誌。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半，溫帶雄率防營數百人向水師行台進發，擬抵達水師行台後，再換臂章，行至雙門底，適曹與大營洞等亦由攻破督署後，突清軍之圍而來，大營洞見防營未戴白毛巾臂章，誤以為敵，遂發一槍將溫

帶雄鬚，防督大憤，亦開槍還擊，遂自損殘殺，方聲洞亦戰死。黃興僅以身免。使無此次誤會，則這一次的革命，或者不致於失敗，也未可知。

關於這一次起義時黨人與清軍苦戰的實況，也可以作一簡單敘述。在三月二十七八兩天，革命機關，因清吏的嚴密搜索，已被破壞了好幾處，黨人被捕者有十多人。到了二十九日，謝恩里的黨人總樞台也被破壞，這時張鳴岐李準就連發緊急命令三道：一是預備開戰；二是城外火警，不准開城赴救；三是大索黨人，黃興聞報，即在小東營機關內部署一切，預備進攻。到了下午三時，忽聞鄰街之機關又被清軍圍搜，捕去八人，恐行窮搜及，一致主張馬上就發動，不必等待晚間十二時。朱執信譚人鳳並且表示，如果不即時發動，即行自殺，黃興即發令召集各黨人，分給械彈符號，於下午五時吶喊衝出，分五路前進：

黃興自率一隊由小東營衝出，槍殺橫阻之巡警，直趨督署。黨人謝梅卿首先將督署衛隊管帶金鍾邦擊斃，衛兵星散，其中有數兵棄槍投降，且願為引導。於是黃興與林時爽、朱執信、嚴慶等入署逼搜。時張鳴岐早已由後牆穿穴逃往水師行台，乃放火而出。而清軍已大隊趕至，黃興等殊死戰。林時爽突中冷彈陣亡（時林正在督署東門招撫李準所部的前鋒隊），黃興亦喪失右手三指。因分三路突圍：黃興率十人，欲出大南門與防管相會；徐維揚則率花縣黨員四十餘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相會，喻紀雲則率七十餘人欲往與攻督署公所之一隊相會。乃黃興等行至雙門底與防管誤會，自相濺擊，已如上所說；而徐維揚等亦途遇清軍，死傷甚衆；喻紀雲等則於中途遭遇大隊清軍，遂繞路攻龍王廟，由喻紀雲首先拋擲炸彈，清軍披靡，然卒以衆寡懸殊，致遭敗績，喻亦中彈而死。又黃興敗後，即以肩撞開一小店之門，入而掩

之，從內發槍，中清兵七八人。敵卻，乃帶傷退。潛走香港。其攻飛來廟軍械局之一隊，未至飛來廟即遭清軍截擊，數次衝鋒，均不得入，祇得退守東嶽廟側，與與攻督署之一隊會合。旋並闖入狀元橋某米店，疊米包為堡壘，即由內拋擲炸彈，與清軍相持不下，至第二天上午十時，張鳴岐下令焚燒，各人均葬身火窟，逃出者僅一二人而已。

其往據大南門之一隊，行至雙門底，遇清吏李象辰，即擊斃之；同時並分一隊往據歸德門。時滿清水師先鋒隊及各防軍已聞警馳至，各黨人奮不顧身，與之激戰。終以久戰無援，此兩隊悉歸失敗。

其往攻督署公所之一隊，聞督署槍聲，不俟取齊，即行進攻，為巡警力擊退散。

其往攻旗界之一隊，得預伏在內之黨人放火響應，初尚得手，卒亦因勢力單薄，為清軍所擊潰。

以上所講的，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到三月三十日早晨五路黨軍和清軍英勇作戰的簡單經過。此次殉難而死的黨人，以籍貫計，廣東有羅則軍等九人（一說有四十一人）四川有饒國樞等二人（一說三人）福建有林覺民（意謂）等二十四人（一說十九人）；安徽亦有三人；徐維揚部下之花縣黨員共有二十四人，其餘不知姓名的，尚不知有若干人。而被捕及負傷的更不計其數。如黃興、朱執信、熊克武、王以通、嚴震、鄭昆、何忍夫等，均受重傷。這些人都是本黨的精英，也都是國民的精英。事後各殉難烈士的遺骸，被清吏陸續移屍諸議局前空地，數之計七十二具，滿地狼籍，無人收拾。有標誌徵者，亦黨人之一，曾於己酉庚戌間在香港與謝英伯合辦「時事畫報」，鼓吹民族主義，本遺餘力。（時事畫報，原在廣州發行，創刊於乙巳年，出版一年而停

刊。旋由潘重組該報於香港，出五十餘號而止。時方潘居廣州，事未為清吏所注意，見諸烈士遺骸暴露，意良不忍，因往訪廣仁善堂董事徐某，請其擇地掩埋。徐某以該善堂在沙河馬路旁，有地一段，名「紅花崗」，願即以該地為諸烈士埋骨地。潘乃露夜雇工，於翌晨親赴路議局前監督工人將諸烈士遺骸一一收殮，送往紅花崗葬埋。潘本意不欲宣布其事，乃保皇黨所辦之一國事報一竟將此事登出，潘知不能隱，遂亦將全部事實和盤托出，其新聞之標題，為「諸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潘所以改紅花崗為黃花崗者，蓋以紅花二字微嫌軟弱，不如黃花二字之雄渾，且高雅也。這就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由來。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革命之役，是失敗了。然而其響則極大。因為七十二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重大犧牲，已震撼了全國的人心，掀起了從來未有的革命高潮：就是一般保皇黨人和當時所謂請開國會的立憲派，也大大的受了感動。接着就有六月十九日林冠慈歐岳岳兩烈士的刺殺李準，李準的毒與手都受了重傷；再接着就有駐粵清湖將軍鳳山的為黨人所炸斃；再接着便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而建立了亘古未有的中華民國。所以國父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彼腐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實年崗七十二烈士遺骸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機，實以造成矣。」由此可知黃花崗諸烈士之死難，實開造成民國之基礎，在革命史上，真值得大書特書者。

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諸先烈肯於作這樣的壯烈犧牲？追溯其源，不能不說是由於國父偉大人格與革命主義之感召。我們曉得自從國父確立組織、宣傳、起義三大步驟以謀革命以來，由乙未起義以至庚戌的廣州新軍之役，前後共有九次的革命，每一次革命，無一次不失敗，雖說革命黨人盡挫盡奮，然究不

免有苦氣。尤其是庚戌年廣州新軍革命失敗之後，領黨人以損失了最精銳的軍隊，失却了最便利的據盤，莫不憂形於色，加之亡命同志，一天一天的加多，衣食都成了問題。偶爾談及將來的計劃，莫不欲歎太息。相視無言。國父因在種種艱難中，胡漢民趙聲等十一人會商繼續革命的大計，當向衆表示：「一敗何足礙！吾等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祇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棄，則財用一層，可當力任設法，但是大家都說，現在的日常生活都不易維持，那裏還有餘錢作革命的活動。國父再三言必有辦法。趙聲乃起言：「如果欲出舉，必當立即遣人携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其散去。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國父乃招集檳榔嶼華僑同志會議，勸以大義，一夕之間，即籌集八千餘元。旋又派同志到各埠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因即會商在廣州難的計劃。這是庚戌十一月間的事情，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所以能發動革命的原因。倘使當日沒有國父偉大人格和主義的感召，革命事業，或將中道流產，亦未可知。

要於當日諸革命先烈的慷慨捐軀從容就義的精神，也可從這開軼事中見到一二：（一）國父林氏烈士，在此役數日前，即抱定一死的志願，他寫了一封訣別書寄給他的妻子，其中有幾句話是：「吾自過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

後博吾此心於世之公，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這是何等胸襟，何等懷抱！(二)粵籍朱執信先生，完全是一個書生，在此役中，本沒有派他出發作戰，但是在三月廿九日下午各隊出發的時候，他却臨時割去長衫的下半截，在手臂上纏上一條白毛巾，奮勇加入黃興所領導的一隊中，隨衆前進。後來也受了重傷，幾乎死去。(三)湘籍譚人鳳先生，已年老力衰，他看見大衆出發，也就携了一枝手槍，要隨同出發。黃興說他老了不中用，叫他不要去，他和黃興吵鬧起來，說黃興看他不中用，後來黃興把他推開，並把他手槍奪去，他才能休。這不過是隨便舉幾個例。其他是役中前

對酒

小憩幸得依魂穩，破柱還驚徹夜雷。娟曉春山當戶翠，豁然晴旭遍花開。憐他鶯燕爭嬌媚，獨遣心情入酒杯。真古蒼茫孤抱在，更餘清淚為誰哀。

得謗

不才與世兩無妨，底事含沙射影忙。謾說幾與三字獄，悲來欲斷九迴腸。憤聞幽院生蕭艾，終許梧枝老鳳凰。知否仲尼如日月，浮雲暫蔽亦何傷。

藍田春日即景

漫步春郊日必斜，時飛空際莫啼鴉。林間未綠枝頭葉，塘畔先鳴水底蛙。起伏峯巒籠白霧，縱橫阡陌遍黃花。橋邊極目臨風立，幾縷炊煙何處家。

奉和振雄女士藍田春日即景之作兼呈扶雅

柳枝無力受風斜，葉密猶藏數點鴉。村路放曠低舞蝶，山田足雨亂鳴蛙。溪邊客到吟芳草，林下人歸踏落花。迥首兵塵滿大地，隨緣小住漫思家。

清明日不出遊

涵虛遠水開明鏡，刷羽幽禽媚曙光。村柳和煙籠翠靄，園花經雨散紅芳。衰顏寧復動春事，先置蓬窗傍戰場。望國思鄉意和趣，書空愁坐日偏長。

後被捕的黨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並且他們被清吏訊問時，都是侃侃而談，宣洩民族大義，清吏多爲之動容。「不成功，便成仁」，這是國父時常訓示黨人的語句，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良好的傳統精神；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中，這種精神，表現得最充分。

我們在今天想到諸革命先烈的壯烈犧牲，就要崇拜效法；想到他們的豐功偉烈，就要繼志述事。我們對於革命，不要怕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要抱定成仁取義的決心，成仁取義，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要件。我的一舉一動，都不要忘却仁義這兩個字。必須這樣，才能對得起國父，才能對得起革命諸先烈！

曾金佛

任父

尹振雄

周邦式

周邦式

科學的世界觀

【續】

劉佛年

(II) 物理現象

原子論——機械論——場論——相對論——量子論

——宇宙進化論

(一) 原子論

近代的原子論是經過兩個世紀的科學家的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古代原子論雖然自命可以解釋萬物的性質和變化，但是事實上對任何現象都不能作精確的數量的解釋，近代原子論比較進步的地方，就是它能夠解釋化學上的變化，它是用數量的方法研究化學變化的必然的結論，但是在化學上應用數量的方法，首先應該決定的，就是氣體是否有重量。

(1) 氣體也是物質——物質的特性是有重量，因此雖然古人認為氣體也是物質的一種，但是在中世紀却往往把它看成精神，理由便是它沒有重量，一直到十七世紀伽利略才證明氣體是有重量的。

十七世紀開礦事業很發達，通常利用唧筒抽去礦穴中的水，唧筒為甚麼能把水抽上來呢？亞里士多德派的解釋是根據「自然厭惡空虛」的原則，活塞上升，在唧筒中造成一片空虛的地方，因為「自然厭惡空虛」，於是水便湧上來填補這個空地。

可是伽利略注意到，唧筒只能把水吸到離地約三十英尺的高度，決不能再高，伽利略反駁那些亞里士多德派的學說說：假如

自然厭惡空虛，何以到了三十英尺以上便不厭惡了呢？

唯一的解釋便是承認空氣有重量。因為活塞上升，唧筒外的空氣便把水壓上來了，地面的空氣的重量既是一定的，水的上升自然便有一定的限度。

(2) 物質不滅定律——氣體既有重量，那麼，它是物質是無疑的了，各種物質發生化學變化的時候，它們的重量有沒有變化呢？這是可以實驗來決定的。

例如讓錫在空氣中燃燒，燃燒前後把空氣和錫都秤一次，結果會發現空氣的重量失去一部分，錫的重量增加一部分，而失去的重量和增加的重量恰相等，可見在化學變化中物質的重量既未增多，也未減少，十八世紀下半期有名的法國化學家拉沃錫耳(Lavoisier)用這個實驗奠定了物質不滅的定律。

(3) 定比倍比定律——在化學變化中物質的重量既是不增不減的，那麼我們便可以放胆用數量的方法去研究化學變化了，我們可以問兩種元素化合時，它們的重量有一定的比例嗎？化學家的無數的實驗給了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在古代世界觀中，一般承認的元素只有地、水、氣、火四種，而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漸已認識了十餘種。例如在拉沃錫耳的實驗中，有一部分空氣與錫化合，有一部分則始終不化合，可見空氣不是一種單純的元素，它也是由許多元素構成的。與錫化合的元素稱為氧氣。

把炭加以燃燒，或者說使氧與炭化合，則成為炭酸氣，在這種氣體中它們的重量的比永遠是一定的，例如有三克炭，必需八

克氣和它化合，六克炭則需要十六克氣和它化合，這叫做定比定律。

可是有時候炭在燃燒時却會產生另一種氣體，那便是蠻人的有毒的煤氣，在這種氣體中，氣和炭的比重又不同，例如三克炭只需要四克氣和它化合，在炭酸氣中需要八克氣，恰為煤氣中的一倍，這叫做倍比定律。

(4) 原子論——這種事實怎樣解釋呢？這就只好假定炭和氧的基本單位都是很小的原子，一個炭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合，便成為煤氣，一個炭原子和兩個氧原子結合，便成為炭酸氣，姑且假定氧原子的相對的重量是十六，那麼炭原子的相對重量，便是十二了。

這種理論是十九世紀初年化學家道爾頓 (Dalton) 所提出來的。它的好處就是能夠用簡單的解釋把已知的豐富的事實貫串起來，它是用數量方法研究化學變化的必然的結論，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它還只是一個開始，因為許多問題都沒有解決，例如炭原子或氧原子的絕對重量是多少呢？炭原子為甚麼會與氧原子化合呢？炭與氧化合為甚麼便發生熱呢？

我們知道原子的相對重量，例如氧原子較氫原子便重十六倍，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元素依照其原子重量排列成一個表。從最輕的氫原子起，到最重的鈾原子止，排好以後，就會發現許多較重的原子的化學的性質和較輕的原子往往相似，而且這種現象是有週期性的，例如在原子甲之後隔幾種原子便會有一種原子乙，比甲更重，但性質與甲相似，再隔幾種原子，又會有一種原子丙，比乙更重，但性質與甲、乙相似。甲乙丙便構成一組，所有的原子都是這樣。這個所謂「週期律」是孟德列夫 (Mendeleev) 發現的，怎樣解釋呢。這又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5) 分子與原子——可是在同時化學家蓋魯沙克 (Gay-Lussac) 又發現了一種現象，體積的一個單位是立方厘米，假定一百立方厘米的氫氣和五十立方厘米的氧氣化合。結果造成多少水蒸氣呢？也許我們會想到是一百五十立方厘米，但是實驗證明只有一百立方厘米，要解釋這個現象只有假定化學變化的基本單位不是原子而是由原子所構成的分子，例如一個氫分子由兩個氫原子構成，一個氧分子由兩個氧原子構成，一個水蒸氣分子，則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構成，那麼兩個氫分子和一個氧分子化合便是兩個水蒸氣分子，現在再假定在同樣的溫度壓力下，無論甚麼氣體，只要分子的數目相同，體積也會相同，上面的現象便可以解釋了。兩個氫分子與一個氧分子既結合為一個水蒸氣分子，那麼，一百立方厘米的氫與五十立方厘米的氧結合，自然是一百立方厘米的水蒸氣了。

因此我們可以把原子論加以補充，認為萬物是由許多種元素化合而成的，化合的基本單位是分子，分子又是由原子構成。原子論經過這樣的補充便更加圓滿了，但是何以分子數目相同，體積便相同呢？這個亞佛加德羅 (Avogadro) 假設，怎樣解釋呢？可見原子論雖然建立了，但是裏面的問題還多得很，非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不可，而它的一部分問題，在機械論中便解決了。

(二) 機械論

在德謨克利圖的原子論中，機械論也已經萌芽了，因為照他說，宇宙變化成現在的狀態，完全是原子的旋轉運動的結果，可是古代沒有動力學，物體究竟是怎样運動的呢？德謨克利圖並沒有答覆這個問題，近代機械論是數量方法研究物體運動的必然的結論，因此它能夠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知道了運動的法則，然後才能精確地解釋現象，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如何經過

兩三個世紀的科學家的努力，才建立和發展了機械論。

(1) 物體是怎樣運動的——物體是怎樣運動的呢？亞里士多德說，假如把一阻力作用於物體，它就會運動，等到力不再作用於它時，它便停止運動了，例如用力推車，車便運動，假如不再推它，它便停止。

亞里士多德的答覆是錯誤的，因為即使不再推車時，它也不會立刻停止，而往往還向前滑動少許，路面平滑，輪軸磨擦愈小，便能滑動愈遠，這樣推輪下去，假如路絕對平滑，輪軸絕無磨擦，車豈不就會永遠這樣動下去嗎？這種思想是伽利略發明的，哲學家霍布士(Hobbes)也說：

「一個動着的物體會永遠動下去，除非有甚麼力量阻止它。」

牛頓把它叫做慣性定律，他說得更清楚：

「一個物體必保持其靜止的或等速直線運動的狀態，除非有外力改變它的狀態。」

所以物體的速率改變了，必定表示有外力作用於它，例如石子由塔上掉下來，速率是時時刻刻增加的，這就表示有一種力不斷地作用於它，我們稱這力為地心引力。

要一東西西轉變方向，不是也需要力嗎？因此速率的改變不僅指快慢變更，也指方向變更，一個砲彈以拋物線的形式掉下來，它時刻都在改變方向，這也表示地心引力在不斷地作用於它。

哥伯尼(Copernicus)主張地球與行星繞日而運動，刻佈勒(Kepeler)發現那是一種橢圓形運動；它們也是時刻在改變方向的，這表示太陽有一種吸引地球或行星的力。

牛頓證明萬物之間都有引力，他的引力定律說：兩個物體間的引力與它們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例，距離愈遠，引力愈小，距離增加二倍則引力減小四倍，行星與太陽的距離可以計算出來，

因此它們之間的引力的大小也可以計算了。

知道作用於一個行星的力有多少大，便知道它的速率會怎樣改變，因此假如知道它某時間的地位與速率，便可以計算它以後任何時候的地位與速率。

因此有了運動定律和引力定律，便可以決定地球表面的石子和砲彈的地位和速率，也可以決定月亮和行星的地位和速率，總之，它可以解釋太陽系統中的一切運動，因此牛頓以後一個世紀的大科學家拉普拉斯(Laplace)說：假如有一個大智慧，能夠知道某時間一切事物的地位和速率，便可以決定未來任何時候萬物的狀態。

力學或譯作機械學，在力學中，假如知道一個運動的物體的現在的狀態，便可以決定它的過去和未來的狀態，我們所以能這樣決定，是因為我們知道物體之間有一種引力，這種引力與距離有關，把這種意思推廣來研究旁的現象，便叫做機械論，現在我們來看，機械論與原子論結合起來是否可以解釋一切現象。

(2) 熱是甚麼——十八世紀的科學家認為熱是一種以水一體的實體，因為假如有一兩個蓄水池，一個水位高，一個水位低，用水管把它們連起來以後，水就會由水位高的池流到水位低的池，直到兩池水位相等為止，同樣的，假如有一兩個物體，一個溫度高，一個溫度低，它們接觸以後，熱便會由溫度高物體流到溫度低的物體，直到兩個物體的溫度相等為止，可見熱是一種可以流動的實體。

直到十八世紀末年科學家倫德弗德(Lavoisier)才給這個學說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發現現在兩個物體，兩個銅屑都發生很高的熱，永遠流下去，便永遠有熱，這樣一種可以無窮無盡地產生的東西當然不能是一種實體，因為任何實體都是有限的。

與青年學生論兵役

唐智

本年關於推行兵役，政府已施行一種新的辦法，就是學生年滿十八歲的，自本年一月起，一律抽籤，按序徵召，配服兵役，凡學生中籤後，除初中或高中生不能緩役外，高中專科或大學生，雖畢業期限不滿一年的，准其延至畢業後，再行入伍，服役期為二年，期滿仍歸休復學，其已取得預備軍士資格的，得減為一年，徵召後依其程度及志願，分別編至軍官隊、陸空軍學校練習隊、學兵隊、機械化部隊、憲兵團、砲工兵等部隊，或任軍隊政治經濟交通軍區等部門工作。

這種辦法，尚在施行開始期間，目前自談不到成績的好壞。不過自此辦法頒布以後，學生界中，似乎有少部份會激起一種恐怖的心理。有些學生的家長，甚至因此而顯得不安起來，儘管你抗戰的勇士，六年來已爭得無上的光榮，儘管你自己也羞說不願意為抗戰而服兵役，可是責任一旦輪到自己的肩頭，總覺事情全盤兩難了。理由呢？不外現在的士兵生活太苦，或者服兵役的壯丁待遇太薄，再不是自己是知識分子，不願跟無知識之農民排在一起，固然，這些理由中，也許有一部份可以勉強說得通的，然而主要的動機，卻并不在此，這些理由不過是在那根深蒂固的舊習性上長出來的小草而已，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怕死」的心理因素在作祟。文雅一點說，就是由於沒有國家觀念和缺乏抗戰意識。

我們認為政府此次新辦法之頒行，關係抗戰勝利前途匪淺，青年學生若不能澈體斯旨，或不免將影響辦法之推行，所以值此施行開始期間，願向青年學生同人貢獻一點意見。

學生服兵役，我國不遠不遠，而是恢復古制，按我國古代，農不為兵，（此清儒止水說，詳見羣經補義）武備軍裝，皆出自士族，（清儒顧棟有說，見春秋大事表十國一備一士）能配武裝持武器，才持干戈以衛社稷者，乃士族之特權，孔子定教育科目，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其目的實在造成一完全的人才，當時一般人對士族當兵的看

然則這些熱是從那裏來的呢？很顯然地，是由鑽燧的磨擦運動產生的，正如磨擦兩團雪，也可以產生熱，而使雪完全融化掉。

是否一定量的運動，永遠產生一定量的熱呢？在將近十九世紀中葉時科學家居爾（Joule）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在水中放一個水輪，轉動輪翼，則水因磨擦生熱，他把消費的運動能力和增加的熱測量了多次，才得出一個結論，說：

「由固體或液體的磨擦所產生的熱量與所消費的能力的量總是成比例的。」

不僅運動能力可以產生熱，熱也可以產生運動，例如蒸氣機，還有許多旁的東西可以和它們互相變換，例如日光可以生熱，電可以使電絲生熱，可以轉動馬達，煤可以燃燒而發熱，因此熱、光、電、化學作用等都叫做能力；由一種能力變成另一種能力。其比率總是一定的，因此能力的總量既未增多，也未減少，換句話說，能力雖有變化，但它的量却永遠一定，正如物質雖有變化，它的重量也不會有增減，在原子論中我們看見物質不滅的定律，居爾的實驗卻奠定了能力不滅的定律。

——待續——

據，與其說是一種義務，毋寧說是一種權利，這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學術與利祿相勾連，「此皆班固會慨乎言之」於是風氣一變，士人傾全力以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之章句，而不暇及其他，孔子時代的教育科目，遂祇存其一。而文武亦從此殊途，寔假爾文武互輕之風日甚；「十年節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與「好鐵不打釘」的觀念，便深入於一般人士的腦海，其後雖經隋唐兩代，施行府兵制，「於六戶中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租庸調，郡守農墾，閱兵仗兵賦牛鹽及糧糧官畜；六家皆備，撫養訓導，有如子弟」，「太宗之時，每府番上，必引於殿庭，親自教射，加以賞賜」，「均見郭家傳」然因旋行旋廢，仍不能挽回於既倒，且自宋代改徵兵為募兵，景况愈下，一般人的觀念，竟認為軍隊是一些無法謀生和亡命之徒的歸宿，今當建國建軍之際，欲貫徹「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國策，首當改變兵士在人們目光中的地位，而欲改變兵士在人們目光中的地位，又須首先恢復古制的良好美意，使大量的智識分子參加到軍隊中去，否則軍是改革一個空虛的觀念，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是徒勞無益的，政府此次下決心改進兵役辦法，其動機即在於此。

在外國對於學生當兵，早已司空見慣，例如俄國大革命時，為皇帝爭最後一口氣的，都是些有身份的大學生；大文學家萊翁托爾斯泰，他雖生長貴族之家，但年青時卻也參加過戰事，這對於他不朽的名著「戰爭與和平」是有着因果關係的；法國大文學家巴比塞，如果不經歷第一次大戰的兵士生活，恐怕也產生不出「大線下」那部偉大的作品；雷馬克所作的「西線無戰事」一書，人人均譽為描述戰場生活的名著，但在第一次大戰時，他本身就是德國軍隊中的一名小兵，他可以用耳朵辨別出各式各種槍砲子彈劃破空氣的聲音，更由這聲聲辨別出子彈的方向和距離，這是多麼寶貴的生活經驗，至於我們所談的歐戰日，於此行之尤為透澈，觀於近年日本雜誌報紙上的戰死隊錄，其中就有不少應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他們不但把當兵認為低微的事，而且當作

一個勇敢的富於冒險性有趣生活的嘗試。惟我國以現代化之教育不發達，人才缺乏，特抗戰前政府頒布新兵役法，即顯及此種事實，而有學生免緩常備兵役之規定；且於學生之自動投筆從戎請願赴敵者，更極力表揚獎勵，可見政府愛護知識青年之意。然知識青年能盡斯責者。殊不多見，甚至洩弊及「知識青年之在後方者，或已學成專門之知 技能，而不願參加前線之服務；或已入校求學視為緩後兵役之藉口，捨身救國，徒託空言，而投筆從戎，更渺焉罕觀」，（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九日 蔣委員長告全國青年書）。故社會人士常有「大中學學生毫無貢獻於抗戰之論調，其言雖未免形容過甚，但知識青年對於國家的貢獻少於農村青年，似乎無可否認；今政府規定學生一律抽籤，徵召入伍，我們望望外國的情形，又反顧自己的處境，應該要怎樣的一個反響。

記得此次新辦法頒布的時候，有人曾提出「是否因兵源補充困難而徵及學生」的疑問，這種疑問，實在是不識時務的錯誤，必須加以糾正。我們應該知道五六年來軍作戰，是精神超過物質，今後聯合國開始反攻的緊要關頭，我們尤當提高國軍的素質，加強作戰的精神，近來提倡軍中文化的呼聲高唱入雲，學生入伍，更使軍中文化活動加速的展開，這具學生服役的實質意義。且過去數年中的學生緩役，本為暫時權宜之計，究非合理的準則，更無永遠不變的道理，照前法學生服役的規定，無論年限與服役的地點，均與一般士兵不同，可見除使國民義務平均普及以外，仍未忽視學生肄學的重要，對於當局這種愛護並顧的苦心，我們應當竭誠體會，且應以能提前被徵為榮，國士未復，正大丈夫投筆從戎的時候，國家不徵學生還要自動請願，現在規定徵及，自屬義無反顧，我們希望教育文化界協助投政當局，使學生服役辦法的推行，減少障礙，早著成效。

總之，國是大家的國，抗戰是爲了爭取大家的自由與平等，戰時國民都應該爲國捐軀，學生服役，實不能使其他服役者心服，我們要擁護政府本年推行役政的新辦法，更要相率奮起，踴躍應徵，表現我們青年的愛國精神。

祖父

戴聰順

祖父並沒有走完他應有的生命旅途，短短的十八個寒暑，不幸便離開死神的魔掌。他這樣悄悄地來到人間一個平凡的家庭，又匆匆地帶走了他的生命，僅僅給予後死者以無窮盡的悲哀，來不及給人間遺留些豐功偉業的痕跡——一個很平凡的死者。一些很平凡的史蹟。

除了一張懸掛在中堂的遺像，從小祖母告訴我那是祖父外，我的腦海裏從來便只有那副不聲不響，不動不變的遺容。和祖母一直珍藏着的舊件祖父用過的遺物而已。

今年正月初八是祖父六十四歲的冥壽，照例每年此日祭祀一次。除祖母情緒上有些異外樣，大家都很平常；其實也只有祖母腦筋裏有祖父的印象。連媽媽也不知道她的阿翁是怎樣的形體。大家既沒有那凄慘的死別；何況又是卅多年前的事，即使親眼看到那一幕悲劇，記憶也會隨着年代而更淡，所以我們滿不在乎。像平常一樣的談笑，並不以為這是一個可悲的紀念日子。

除爸爸沒有回來，我們的姊妹都從各個不同的地方趕了回來過年，大家算是聚首一堂。縱情歡樂在慈母溫柔的懷抱裏。那日祭祀過後，我們提議，借了這個機會，請伯祖父給我們講祖父的生平，尤其三妹更有這個需要。因為她要寫一篇「自述」，要包括身家三代的歷史交到三民主義青年團去。因此她對這個提議首先附議，而且是最熱心的一個。

伯祖父是一個很健旺的老者，雖然有七十六歲了，可是記憶很強，精神很矍鑠，一點沒有龍鐘的樣子。當我去請他老時，他

這口答應我們的請求，一點也沒有猶豫和推諉。

讓伯祖父安坐了，大大小小的兄弟姊妹周坐了一桌，靜聽從來沒聽過的祖父的故事；幾十隻眼睛都希望地一齊注視這位仁慈的老者，迫切地恭候着，似乎由這老者會引導我們的祖父復活到人間一樣。

從此我的腦海裏才有祖父一生簡單的輪廓。

祖父字哲文，又叫石屏，行次第四，小時候隨師在家課讀，但是他天性好動，老祖母又兒女太多，不能特別的照管他；他往往乘着老師也沒有注意的時候，便溜了出去跑馬。老祖母很是擔憂，當伯祖父乘進省去讀書時，便吩咐把他帶了去。可是他表示不願去，同時他那倔強的性格，像是安定了泰山，誰也沒有誘動他的辦法。

正是正月的清早，到處還是冰天雪地。東方剛才破曉，伯祖父邁省的行李，老早已擠理了一担，正吃過飯要起程了，忽然他揉着兩眼，拿着幾本讀過的破書，往行李担子裏塞，老祖母很詫異地問他：「你是不是要跟走？」他點頭答應。老祖母便埋怨的說：「你昨天早點講，我也好替你洗衣服洗乾淨一下。」伯祖父說：「好吧，隨他同走。衣服到長沙去做，布還要便宜些。」這樣匆匆地離開了家鄉。同伴都奇怪他這種舉動，相率問他是什麼緣故，只說：「在大哥吃飯的一刹那，我又昏迷地睡去，忽然得了奇夢，所以我決計同走。」

行近藍田，雙腳已紅腫得不能動彈，恰巧碰詢一位同邑的晏

先靈搭船遺棄，伯祖父便將這小孫拜託了他照拂，自己仍就和伙
伴們趕着學。

劉長沙，住在寶慶試館。此時伯祖父遇到邵陽樊春衡先生聚
領門生蔡建長（松坡）也來此寄寓，他因與蔡公年齡相若，意氣
相投，從此兩人便結成了好友。

那時伯祖父讀書校經堂，一次以鄉物為費，往見提學使江標
。江老先生計畫組織讀書會，每人出錢廿串，凡子弟都可以入學
讀書，伯祖父即介紹他加入。江老先生選閱十三經，他對答如流
，絲毫也沒有鄉下人拘泥的態度。江老先生甚為嘉許，說他是遠
到之器。

蔡公得此消息，深為羨慕，但家貧如洗，拿不出廿串錢，伯
祖父探知他的苦衷，願代為付款，於是祖父遂得與蔡公同窗共
讀，砥礪學行，盡成爲密友。

次年府考，他與蔡公都被錄取。他回鄉拜客，親朋戚友都不
相信，說他年僅十七，又讀書不多，斷沒有一致即中的道理，直
直德報送送，家裏正式宴客時，大家才嘖嘖稱贊不已。

年廿二，祖母潘氏來歸，祖母幼嫻庭訓，孝順翁姑，和睦姑
嫂，二家莫不稱之，暇時，祖父便教她認字，並不時爲之講解時
事，還時時教她寫讀書，但因為自己還在讀書，而且那時風氣
尚未大開，所以這個計劃始終沒有實現。不過在我們那窮鄉僻壤
的地方，祖母的思想居然與衆人不同，現在還時時鼓勵我們後輩
努力求學，未嘗不是祖父的教訓。

後來梁任公先生創設時務學堂於長沙，祖父與蔡公又同住肄
業，受蔡公的薰陶，勃發的心願，益發迫切。值官方招考留日學
生，他與蔡公毅然不顧家庭，聯袂東渡日本，除研究學術外，又
參加同盟會，與諸同志共商救國大計。學成返國，參加革命事業

，不遺餘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曾因事件洩漏，三次與蔡公
及武岡唐鑑避居家鄉。

甲辰年黃克強先生返國，約集同志，在湖南起義，祖父與之
密購鎗彈，達成任務後，復回新化原籍，聯絡同志，以謀響應，
與同縣譚公人鳳，奉公孝培，羅公理等結爲同盟友，同甘苦，
共死生。聯絡不少黨友，借黃公事敗，祖父亦祇得縮光養晦，靜
待時機。己巳年同縣唐公梓和聘他充任資江英文物理教員，以忠
誠義憤激動學生，感化各界。後來黃譚兩公醜聞起事失敗，情撫
特命鄒人美大捕黨人，祖父乃改裝易服，潛往桂林，與公籌畫
同辦隨營，及陸軍測繪，招。湖南一班革命同志，誠爲教師，被
爲學生，或派司務，或爲商賈，及開設製紙公司於興安，以爲湘
桂交通綫；設備武堂於龍州以爲法越之防線；而長江流域以譚公
爲運動員，祖父與譚公交通策畫，會合辰沅永靖，由武岡圖資慶
，但因糧械不濟失敗，這就是丙午邵陽一役的經過。譚公在湘
江流域的運動員，祖父又與之奔走南洋羣島，籌措軍餉。後譚
督師由粵南進龍州，與龍濟光對壘而營，時祖父已患病六日，然
仍帶病與蔡公籌畫軍事，病勢危重，蔡公凄然曰：「公兄石泉，
真弟石雲，奔走革命，解鎗中暑而死，兄嫂肯亦臥病，今兄又病
，捨身爲國，頑死不顧，其如兄何？其如兄之家何？」祖父曰：
「一身一家不足惜，所恨者革命才餘年，起事四五次，費輸數十
萬，大事未成，死不瞑目，兄及同志好自爲之，以復我大漢河山
，庶可告無辜於先烈。」九月二十日憤志以歿，後來蔡督電請湘
督從祀湘省烈士祠。

祖父一生便只留下這麼一點歷史。
現在祖父已長辭人世卅六年了，一杯黃土，埋沒於荒煙蔓草
之中，偶一憑弔，易勝惆悵！

戰前的星期日

Aclinton—Brock 書長風譯

在英格蘭西蘇塞斯的一個鄉村裏，生活着少數而恬靜的人們。他們，在星期日那天，正像靜寂的小山一樣，絲毫沒有那種震撼世界的焦慮。他們沒有得到什麼消息，似乎也不需要什麼消息。郵政局長奉到命令要整天在那小小的辦公室裏辦公，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引起他們的關心；然而，這亦僅僅是爲了關心郵政局長而已。

早上還下着雨，下午，天空裏沒有一點雲，太陽照得一片絢爛，遠遠的可以望到威爾士的中心，也可以望到高聳的威爾士底山脊。孤獨的，或是三三兩兩的茅舍，點綴在山麓的叢林裏，沒有聚成村落。質樸有禮的人們，在他們互相碰見的時候，照例也招呼一兩聲，始終沒有提到過打仗的事。他們正和那塊土地一樣，似乎不知道這些，也似乎並不知道這些。那塊土地，不論甚麼時候，總是美麗的，然而那天下午，卻似乎披上了不平凡而且動人的幽美。那個鄉村似乎比英格蘭的任何其他鄉村都來得平靜，它雖然望得見威爾士的荒涼，但自身卻很豐庶；它一切的種作，它的果園、葡萄園，和金黃色的麥田，都似乎蘊藏着幾千年來的美麗，好像那兒的人們，一向就很快活的生活着似的，不需要改變，不懼怕衰殘。那兒顯現着的，並不是憂愁的和現在中斷了的過去底幽美，而是繼承着過去的現在底快活。那些山邊就好像是廣闊的農家和小小的茅屋的花園一般，都帶有快活的氣味。每一個小的茅屋也都有盛開着花的小徑，引着它向山腳去。那兒的草廩，雖在八月裏也還是綠油油的像春天一般，蔭蓋着老年的果樹——櫻桃，蘋果，梨樹——底影子；在雨後的星期日，深夏的幽靜，更綴上了四月天的光輝和清明。

地球上從來沒有過比這更高度的和平，而且也沒有旁的地方有更高度的和平了。溪流下面小小的紅色的教堂，透出陣陣的鐘聲，似乎是在奏和平的音樂，正如春天的鳥語一般。從那兒，可以體會到生命是如何的美麗，可以看出人類怎樣由於天真的努力，可以使得土地增加一種在荒涼中從未經驗到的美。然而，人們卻知道了，這一切的和平都受到了威脅，這種威脅，像是從東方大平原傳來的消息，被進入的心裏；那兒原來的美，似乎就因此而變成了虛空而不親切，似乎因此就沈沒到過去去，似乎一切都因而變成見時的回憶了。

好景當前而忽然遭到了困厄，我們照例是有這樣的感覺的，而且我們總希冀有人能

祖父！雖然是無聲無臭的。在人間

回了一趟，沒有完成他的抱負和任務。這一個無名的死者，不過他爲了真理，在她有生之年，也曾忍耐地工作，邊疆上的守者，據津裏的戰士，以他的忠誠，也喚醒了很少數睡夢着的靈魂，使遲鈍的人行動加速。熱心的人受着鼓勵，猶豫的變成穩定，將僅有的一點一滴的力量換給了國家，雖然是那麼小渺弱，單不足道，像修築大道，僅是其中一顆小砂粒，或築造大廈，僅是其中一塊破碎了的磚瓦，也許沒有這小砂粒破碎瓦那麼偉大，可是祖父！許多先烈心血灌溉的革命花，已開展得很茂盛，民國已茁壯地建立起來，假如你知道在你離開人世卅六年的今日，不平等條約的完全掙脫了，中國從此是自由平等，更趨向理想的境地，你一點心血圖靈死的希望，並沒有白費，的的殲殲是實現了，你聽到這一點死後的哀榮，也會含笑九泉，也會高興地告訴千萬萬的爲國家犧牲的無名同志吧！

夠，並且實實在在能夠分擔一部份的危厄。這樣，我們的內心才不會感到遺遺的虛幻。在那個星期日，似乎一種黃金時代在昨天已經中結了，而那塊土地卻還在等待那黃金時代結束的消息。這個變化，不是由於上帝的意旨，甚至也不是由於人類的意志，而是因為有些遙遠的那邊的人，不肯相互諒解。他們手裏有着龐大的，連自己也懼怕的武力。它是一個彈簧，他們知道是不能去觸動的，然而，像頑皮而沒有理智的小孩一般，他們終於去觸動了。如今，整個的世界，都爲了他們的惡作劇而忍受着痛苦！

就是這一天，第二天的早上，一個修備隊的隊長，穿起整齊的軍服，在他的茅屋門口，別了妻子，踏上一座小山，朝鄉村外面走去，臉上仍舊帶着愉快的微笑。這是痛苦的第一次的小信號，然而他卻毫不在意；原來這個鄉村畢竟還沒有被捲入戰爭的旋渦，這得等，還得管可以春平靜中收穫禾穀，聽聽那些準備慶祝酒和頌歌的喧嘩呢。

但是，在這穩固的和平下，他們能夠得到些甚麼快樂呢？戰禍已經蔓延到許多的其他鄉村了，他們這裏這些甚麼安全呢？這兒有水澆着的田園，而且這些田園，會用他們的意志加蓋了不少。但是，他們也和在前線打仗的人們一般，有着同樣的本性，會屈服在瘋狂的跟蹤。人畢竟是人，有着同樣的建設和破壞的能力，也有着爲了自衛而自衛的先知。今天的事，我們沒有過錯，是那些我們沒有甚麼不同的人，他們在乾着我們所深惡痛恨的勾當。這勾當，就是他們在幹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深惡痛恨的。從人類過去的一千個命運，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它控制住。如今，那命運好像是個字宙本性的新毒，甚至在這些孤獨的小山裏也在玩弄我們。然而，事情畢竟不是這樣，因爲我們不能像一粒彼此互相分離而毫不關心。如果有一伊民族，且他爲我們，忘了人類公衆的前途。那麼，另一個民族就應該負起那神聖的責任去救他，沒有怨恨，沒有懼怕。直到那瘋狂完全停止，好，讓我們現在就負起這種責任來，讓我們本着持久的無待信息的勇氣，爲世界和平掀起一場戰

已，(The International Modern Review, Oxford Press.)

樸素的靈魂

饒 荒

五年前了，一個那樣的機會——民訓，使我能夠和許多「鄉裏人」，一起生活了幾個月；認識了許多樸素的，善良的靈魂，也許是太善良的緣故，他們有些舉動不免顯得非常稚弱。這裏我想描繪的正是這樸素群中的一個。

是仲春爽朗的日子。我剛剛開始第四保的訓練；第六保的名冊也送來了；於是決定每天上午訓練第四保，下午便跑到六里外的第六保去；當時我是住在第四保的。

到第六保訓練的第一天：我匆匆按照鄉村不很標準的時間用過午餐，就帶着受訓者的名冊朝去遠塘橋的路上走。這條路差不多全都是屬於山地的，但我已經走過幾次，所以不成爲得牛疏。

陰曆三月初的太陽已顯得有些勁火兒了。山回裏，沒有經過陽光直射的地方也在蒸着熱氣，漫長的山道，從新生的草莽間蜿蜒地飛過山嶺朝遙遠的他邊引伸開去。山脚下一片青翠的麥田，在輕風中顫動着。山上寂靜得沒一點人聲；我單獨地下着腳步，正當走過一個斜坡時，忽然一個不很高朗的聲音，從後而劃破寂靜追上來。

「訓練員先生！」聲音裏充滿了親切，我回頭望了一眼：一個穿着綠色藍大褂，非常清瘦的傢伙；手裏提個包兒，正從山坡的坡上走下來。

「哈！你行人家去呀？」我太疏忽了，以爲是一個普通的招呼；因爲在那下經常可以聽到這類的招呼。

「訓練員先生！」他趕上來了幾步。這幾步顯然地使他吃力了，氣喘吁吁的。

「啊！你有甚麼事？」我這才知道他會持槍事要說，他趕急站住。

「我不能換，因為得有病。請訓練員先生做好事關掉我的名字。」他囁囁地幾乎每個字音都是從喉中用力壓出來的。

「你叫甚麼名字？等一下到操場裏去說好不？」

「不！訓練員先生！不能去，我叫做劉保卿，我確實有病。這裏點點小意思送給您吃袋煙，無論如何請您在這裏把我的名字劃掉。」他誤會了我是硬要他去上操，急忙地從袋中摸出幾張摺在一起的半新的鈔票，顫抖着乾枯的手送過來。

「你這法子太不對了！要是這就不免你的名字。」臨到這種場合，我有些憤憤起來。

「啊！你！你！你！不……不……不……」他着惱了。臉上起着痛苦的表情。

「你有病當然可以免訓，沒有病是要受訓的，難道這些錢給訓練員就可免嗎？」看着那樣子委實有點可憐。於是我放和緩點和他說。

「不！不是。我是怕保長不肯。」

「不會的，只要你真有病，等一下到操場的時候，你再來說出要免訓的理由，大家承認你就可以免訓，他們曉得你的事情比我曉得的清楚些。」我再催他地把事情說明白給他聽。

「好，這樣多謝你的好意。不過這裏有十多個蛋請你收下作菜吃。」他興奮地從印花手巾中露出一包滿滿的蛋送過來。

「蛋，也請你帶去，自己吃。」我婉詞拒絕了。

「你真太客氣，那我就先走了。」他加速了原來的步調往紅蓮塘橋去的路上了。

「劉保卿……」清微的集合號音從洪橋河畔的廣場中傳開去。

「一個一個的不同樣貌的人從不同的方向走過來。劉保卿也是其中的一個。長髮的尖銳的响，響過後，接着一個無名的雜亂的相當於聽下着會情形的隊伍集合在廣場的中央。首先由我簡單的說明這次訓練的意義，又說到緩訓免訓的條件。」

最後，從雜亂的隊伍中走出了劉保卿。

「各位！我是一個病人，你們大家是曉得的；如今請大家代我向訓練員面前求個情；求個情」，慢吞吞的說了一句又一句；一方差還在許多小處在咬着他；使他急喘地回到人羣的背後去。

「劉保卿不是有病，你們會曉得的，如果是實就請舉起手來。」我用較容易的辦法徵求大眾對劉保卿的認識。

「他確實有病。」

「我記得有天，我家裏請他幫忙，爲了天氣太熱他還昏倒了；而且吐了兩口血。」

「……」

許多隻手在嘈雜的聲音裏舉起來。

「好！劉保卿。」我把劉保卿叫出來，一面把他準備行禮的事報告給大家聽；於是一百多道目光都被吸收到身上來了。他非常不安地搓着兩隻粗糙的手，嘴唇嚶嚶着。我接着對他說道：「你可以免訓，但以後可不要再做那『愚蠢的事』了。」

「好！多謝你。」他抱歉地向我行個禮就逃跑般的退回進隊伍裏。

散隊了，劉保卿很快活的。

住後許多日子裏，在劉家祠堂上學科的時候，還常常發現劉保卿在後排坐位上。

有時我去得較早的時候，總看見他倚着欄頭從洪橋河的用塵那邊過來，笑嘻嘻地……

「T隊長到得很早呀。」

他也喜歡唱我給許多人唱的那隻「發展抗戰」歌。但那聲音是非常單調而嘶啞的，且往往陪伴着一陣咳嗽下場。

幾個月以後，我已調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在一次和蓮塘橋來的人偶然的談話裏，知道劉保卿已發了嚴重的病。便沒再聽到關於他的事了。自然，他的以後是不難到的。

本社報道：

這一期，因為稿擠，又為篇幅所限，所以臨時把青年園地抽出，實在是編者所不願為而竟為之的事。

下一期，擬以青年問題為中心，已約請幾位對該問題素有研究而有領導青年經驗的教授，為本刊撰文，料想青年們一定是以先讀為快的。

本刊經費虧空過多，自本期起，將定價稍微提高，敬請讀者鑒諒！

藍田大順昌糧食號

本號代辦各級學校學生各色食米，均自湖潭長沙等處採運，價格特別從廉，凡蒙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湖南藍田鎮建國路第一號

藍田 啟明書局

(具文籍書籍各校學中借經)

本局印刷 已歷多年
鉛字新穎 印刷精良
各種字體 採辦齊全
承印書籍 雜誌英文
五彩石印 商標文憑
荷蒙惠顧 無任歡迎

(地址) 藍田

湖南藍田

興記 **公孚慶南貨號**

本號開設 湖南藍田
經營南貨 已歷多年
罐頭食品 醬菜油鹽
中外海味 一應俱全
公平交易 物美價廉
各界惠顧 毋任欣然

地址：建國路第一號

國力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國力月刊社

社址：湖南藍田 國立師範學院

印刷者 藍田啟明書局

零售	半年	全年	定價	本埠	外埠
一元二角	六元	十二元			
加郵費一角五分	加郵費九角	加郵費一元八角			